



作者：Marie-Christine Laznik

法国拉康派精神分析家，临床心理学博士，拉康的分析者，CIPPA（精神分析心理治疗师与孤独症照料者国际协调协会）成员，在巴黎 Alfred-Binet 中心接待家长和婴儿，Préaut 表（孤独症谱系障碍早期筛查表）创立者之一。

Joan 是个婴儿，我所工作的区的妇幼保健医生把他送过来，因为他拒绝任何眼神接触。保育员上门了几回，也发现了这个问题，这个婴儿同样拒绝和她有眼神接触。虽说这个孩子只有两个月大，但是这种普遍的拒绝接触的行为还是让医生和保育员感到担忧，于是他们迫切要求我们进行会诊。由于婴儿的家庭曾在围产期内经历过丧事，且其父母间有着严重的冲突，儿童精神科的 Brengard 医生提议我和她一起展开家庭治疗。

第一次治疗

保育员十分熟悉该家庭的情况，她陪同母亲和婴儿参加了此次治疗。

这位母亲看起来情绪十分低落，一句话也说不出。

保育员建议先讲一讲 Joan 出生之前的事情。

保育员：“比起这个孩子，母亲有过一段痛苦的经历，她总共有过四个男孩，其中最大的孩子出生在罗马尼亚，得了病，动了手术，在 10 个月大的时候就去世了。”

全心理

Laznik: “啊，这是一件多么伤心的事情！”

母亲落下了无声的眼泪。

保育员: “随后，爸爸和妈妈来到了法国，在这里生下了 Patricio，现在他六岁了，但之后 Filippo 的出生再一次带来了痛苦。您想讲一讲吗？这太难受了是吗？”

母亲泪流满面，只能说上一句话: “我把他抛弃了！”

保育员: “这也是一个有病的孩子……她只在出生时见过他，然后 Filippo……”

Laznik: “失去两个孩子，这对一个母亲来说是莫大的打击，这打击太大了。”

保育员: “我们已经把这些都跟 Joan 说了。”保育员指出对这个婴儿已经做了话语层面的工作，对弗朗索瓦兹·多尔多 (Françoise Dolto) 的过分阅读可能导致我们认为进行表达很重要，但如果说这项工作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那就说明与此相反，重要的不仅仅是陈述。只有当说话的形式和他当时自己所处的节奏能产生共鸣时，孩子才会注意到别人对他说的话。只有当说话人声音的韵律能吸引他时，他才会听他或她说话。

母亲: “他的大脑有问题……出生的时候我什么也没看出来，那就是一个正常的婴儿。”

Laznik: “产院里，他们有帮您给孩子进行一些葬礼仪式吗？”

母亲流着泪说: “我的丈夫不想……”

她用微弱的声音再次强调了自己心中的负罪感: “我们把他留在那里了……”

Laznik: 您觉得您抛弃了他？

母亲: “是我丈夫不想要的，他们说可以申请社会救济，就可以安葬我的孩子了，但是，我丈夫他不想，于是我们就这么把他留在那了。”

面对我的问题，这位母亲回答说这个孩子还是上了他们的户口本。然而现在这个情况告诉我们，仅仅是登记进户口，这远远不足以让一个母亲去开始一个哀悼的过程。为死去的新生儿举办象征性仪式是多么重要啊，这是为了有一个可能的位置留给下一个，也是为了避免母亲一直停留在当下，停留在失去前一个孩子的悲痛之中。

Brengard 医生询问了母亲关于她和她丈夫的关系: “你们之间的关系紧张吗？”

全 心 理

母亲：“这要看当天的情况吧，现在他比较平静。”

一提到父母间的矛盾问题，Joan 出现了回奶的情况。在这之前他都没有什么反应。

Laznik 第一次对 Joan 说话：“这让你心里很难受，当我们谈到爸爸妈妈之间有问题时，你很心痛，你看，这说明你是一个非常敏感的小男孩……”

Brengard 医生：“那当爸爸不平静的时候，会发生什么呢？”

母亲：“他在床上，他会大喊大叫。”

Brengard 医生：“他是对你喊吗？”

母亲：“看情况，然后他就开始哭，或者哭着睡着了这样子，我不会让他哭很久。”

Laznik：“啊，您说的是 Joan？”

Brengard 医生：“但我说的是 Joan 的爸爸……您的丈夫。我想问的是当他……”
Brengard 想让母亲谈谈他们夫妻之间的矛盾，但是他的声音被 Joan 的哭喊声掩盖了。

Laznik 代替 Joan 说话了：“噢啦啦！我哭了……我就是这么做的，我！爸爸妈妈吵架的时候，我就哭！我在向你们展示我是怎么做的。”

因为 Joan 还在哭，Laznik 继续替他说道：“噢！看，这就是我说的悲伤的妈妈！”孩子安静下来了。

Brengard 医生：“所有困难的地方，他都很敏感，都能感觉得到。”……

Brengard 医生：“您说爸爸很担心，因为 Joan 不看他？”

母亲：“他不想看。”

Brengard 医生：“那爸爸他知道这次的咨询吗？”

母亲：“是的……我说过我们要来看看他的眼睛。”实际上，因为父亲拒绝和心理学家打交道（这一点在后一次的治疗中可以清楚看到），母亲只是让他以为她看的是眼科医生。

Laznik：“这不是为了治他的眼睛，而是要解决他不看的问题。”

全心理

Brengard 医生：“也就是说.....他认为这次预约的是针对眼睛的医学检查？”

母亲：“因为他不看我们.....一直在动他的头.....”母亲表示他们曾猜想孩子不看的原因是大脑畸形，他们很清楚之前两个孩子就是因为畸形而去世的，父母的这种幻想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尤其是当市里的一个儿科医生对他们儿子的情况感到震惊，并让他们去看专门针对婴幼儿的眼科时。

母亲决定让我们看一下她的孩子是如何拒绝眼神接触的，她叫他的名字：“Joan! 你能看我一眼吗？看看妈妈！你可以对我笑一下吗？.....Joan!”关于孩子和父亲的关系，她说：“跟他父亲也是一样的，他会把头转过去。”在后一次的治疗中（父亲也参与其中了），我们也确实观察到了这一点，

Laznik 对妈妈说：“他在回避爸爸和妈妈的悲伤，您看看他转动小脑袋的时候有多熟练！”

母亲又试了一次：“Joan! Joan! ”，但还是徒劳。

于是 Laznik 代替这个小婴儿说：“哎呀呀！我转头了，我转头了！我不想看妈妈伤心的样子！不！不！不.....看到她，我就觉得难过！”

母亲：“他不看我，这让我心里很难受。”

Laznik：“我理解！这能击垮一个母亲！而且越是这样，你心里就越难过，脸上的表情也就越悲伤，他就越不愿意看你。”

Brengard 医生：“说出来，这不容易，但是这能让我们在难过的时候表达自己.....而不至于独自承受那些积在心头的伤心事.....”

Laznik：“我们一起工作让妈妈能够找回她的笑容，那时，她的小男孩就能找到回到妈妈身边的路，但是现在，妈妈太伤心了！”

妈妈试图抓住他的目光时，Joan 就开始他那体操似的动作，避开妈妈的脸，Laznik 再次代替 Joan 说话：“啊！嘿！我把头转向两边，我转！我转！”

Laznik 对母亲说：“妈妈，她很担忧，而 Joan 从妈妈的声音中听出了这种担忧，细腻宝宝们讨厌他们父母的担忧。”.....

Laznik 对 Joan 说：“是，这很难！我听到了这一切，我们会一起努力，我保证！”Joan 看着 Laznik，并且目光没有再离开过。

全心理

Laznik: “对.....我们可以互相看着, 让妈妈更有趣, 更开心, 让你可以对她微笑, 妈妈也可以对你微笑, 这样子你就能对妈妈笑.....妈妈, 她也能对她的小男孩笑了。” Joan 目不转睛的看着, Laznik 继续以念咒的方式说: “啊对! 她会发现她的小男孩是多么的敏感.....啊对! 一旦他看到忧虑, 他就不想看了。是的! 是的! 是的!” Joan 的眼睛紧紧地盯着分析家的脸。

Laznik 然后对母亲说: “您看见了吗? 他能看。”

一旦 Joan 不再成为 Laznik 关注的焦点, 他便发出声音来叫她。

Laznik 对 Joan 说: “噢! 噢! 我刚刚跟妈妈说话了.....我道歉! 你把我叫回来了。”

母亲: “但是他不这么看我!”

Laznik 对母亲说: “因为 Laznik 女士, 她完全没有妈妈那样的忧虑, 我们会帮妈妈变得像 Laznik 女士那样。那么她的小男孩就会看她了。”

由于之前母亲表示, 担心她儿子不看是因为他存在神经方面的疾病, 我又说道: “您看他是有这个能力的, 因此真正的原因是他的敏感, 因为对他而言, 看到妈妈如此悲伤实在是太痛苦了。”

Joan 开始用尽全力啾呀回应, Laznik 对 Joan 说: “你说的这些都是真的吗? 你有多么想和人交流呀? 妈妈也是, 你知道嘛。”

母亲说: “他很高兴。”

Laznik: “要是妈妈能和她的小男孩一起玩, 她也会很高兴的! 啊, 是的! 要是和妈妈也这样的话。” Joan 啾啾呀呀地进行回应。

母亲: “这是第一次他说了这么久的话。”

孩子的注意力被这种表达的韵律所吸引了, 且在这种表达中, 妈妈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通过录像记录, 我们可以观察到语言表达中的顿挫、有节奏地重复“啊, 对!” 不仅可以让他注意到这个声音, 还可以让他产生要加入这场对话的欲望。

从这时起, 母亲变得更加健谈了, 即使她的声音还是很微弱, 几乎听不见。她谈到了她自己的兄弟姐妹, 以及她的两个弟弟的死亡——也是在围产期。她谈到自己在一次事故中失去了父亲, 以及她感到自己与父亲的关系要比与母亲的关系更亲近。

接下来的一周，她和她的丈夫一起来了。

第二次治疗

这次治疗父亲和他们的大儿子 Patricio 也参与了，是一次真正的家庭治疗。Brennard 医生是家庭治疗师，她向我推荐了这种治疗方式，事实证明这种治疗方式对遭受多重创伤的病例非常有用，本案例中的这个家庭正是如此。

治疗一开始，我就通过和 Joan 一起唱小木偶歌¹来和他重新建立起接触联系，整个过程中，分析家毫不费力地和他保持着这种专属的联系。期间由于我特别关注他的父亲，Joan 多次出声坚持要我看着他、听他说话。他完全处于我们在精神分析所说的呼唤冲动中。尽管他仍然拒绝与其父母接触，但我已经知道这不是一个有孤独症迹象的婴儿，而对于其父母，每次的治疗以及接下来的几个月大量的工作用于修复他们之间的联系的必须的。

从木偶歌开始，谈话话题转到了儿歌上。

父亲为自己所知甚少感到后悔：“因为我来自一个有着五个孩子的家庭，这并不容易，我父亲，我在家里只能时不时地看到他，其余的时间他都在工作，他早上四点就出门了，晚上八九点才回来。”

Laznik：“为了能够养活一家人，他一天要工作这么长时间啊！”

父亲：“啊，是的！这不容易，我们不能怪他。”

Laznik：“当然不能，为了养活孩子们，他付出了很多。”

父亲：“他在家的时候也有工作，我从没见过他双手空空抱在胸前或者看电视的样子。”

Laznik：“他在为能让生活过得更好而奋斗。”

父亲：“也正是因为这样，他病倒了，62岁时就过世了。”

Laznik：“所以您已经失去了您的父亲和母亲？”

¹ 这里他们唱的是法国儿歌《这样做，做，做》（Ainsi font, font, font），这是一首关于小木偶的儿歌，唱的时候，会按着歌词唱的内容，做出各种手势。——译者注

全心理

父亲：“是的，这不容易，但是，没办法，我们得忘记这一切。”

Laznik：“有时候我们谈起这些事，说出来之后就好多了，我们就可以享受生活中美好的事物，比如这个小宝宝。”

这次与父亲的交流重新提高了父亲的功能，让他得以谈及自己失去的父亲，也是为了形成与这位父亲的正转移，且之后这一正转移再未中止过。他对这位鲜少出现的父亲的矛盾心理导致他很难提起父亲。母亲很感动，在后一次治疗中，她表示自己从未听过他如此私人的谈话。

我们知道，抑郁症使母亲虚弱无力，这导致了她与丈夫之间出现巨大矛盾，此外这位父亲也拒绝让她去看心理治疗师，于是我向父亲解释什么是产后抑郁症，告诉他这可能会变得相当严重，病人需要接受治疗，无法只靠自己走出来，我提到了心理治疗和药物治疗。

Laznik：“爸爸必须理解这个情况才能帮助她，必须明白这不是妈妈任性，而是对她而言这真的很不容易，我们当然要帮助妈妈，但是首先要让她感觉到爸爸理解她并且会陪着她。”

父亲：“因为工作的缘故，我早上很早就出门了，晚上我很晚才回家……”

Brengard 医生：“对您来说也很难，是吗？”

父亲：“不，不是说很难，而是我们不常在一起，只有晚上一点时间……”

Brengard 医生：“那您呢，您也难过吗？”

父亲：“之前我们很担心，我们觉得可能 Joan 没法看清楚东西。”

Laznik：“您有没有注意到，如果我没看着他，他就会发出‘诶！’，意思就是‘再看看我！’我没有和别人说话的权利！看看您儿子的好眼睛，请您对您儿子的视力放宽心，他视力很好，也正是如此，他看到了母亲的抑郁，其他的宝宝都没法看到，而他，他比别人看到得更多……”

父亲：“他也能感觉到吗？”

Laznik：“是的，他比普通婴儿更细腻，他能看到妈妈很难过。”

全心理

父亲：“Patricio 在家的時候，她總是和他說話…… ‘Patricio，停！Patricio，過來，我們來做這個！’ 她就能忘記一切，但一旦她一個人待着，我知道她怎樣，她的腦袋一直都在想東西。”

可以看出他對妻子的狀態了解得有多細微，儘管當時他們兩人之間的關係很差。父親接下來描述了長子 Patricio 如何善於做一些蠢事來吸引母親的注意。這種行為 Winnicott 曾描述過，這會出現在抑鬱症母親的孩子身上，這些“蠢事”能讓大人生氣，能出現一些讓孩子覺得她活着的反應。

Laznik：“媽媽覺得她沒有真正地和 Filippo 說再見，我想 Filippo 走得太快了，她才沒法和他在一起好好地說再見，當時那些心理學家沒有幫助你們嗎？”

於是父親講述了為什麼他會拒絕心理學家的任何幫助。

父親：“但是對我來說，有一回在法國，那些心理學家真的震到我了，我知道這是一個職業，但他們問了一個我從未料到的問題！一個上過大學的心理學家，可以說是個醫生，他怎麼可以說出那樣的話來！”

Laznik：“他到底說了什麼給您帶來如此傷害？”

父親：“他把我，把我們兩個人都傷害了。”

Brengard 醫生：“是什麼讓你們感覺受傷害了，這很重要。”

父親講述道：“有一回我們去了這裡的教堂，因為我們信東正教，而且會參加東正教活動，那個教堂太小了，還有很多蠟燭，外面天氣又很熱，她有點不舒服，我們有點擔心，就去了比夏醫院（Bichat）的急診。醫生們做了很多檢查，她血壓有點低，但一切都還好。接着那個心理學家過來問我們：‘她不舒服的時候，你們在哪裡？’我們說‘在教堂’，然後他說：‘你們在教堂做什麼？’”父親表示出他當時是有多麼被冒犯。

我插上一句表示我的憤怒：“我不是在做夢吧！他完全瘋了！”

父親：“在我們國家，如果一個人問出這樣的問題，我們會說他就是瘋了。”

Laznik：“但這裡也是！這關他什麼事？在法國我們也認為他是個瘋子。”

父親：“但是我，我不能這麼說。”

Laznik：“不管怎麼說這件事傷害且震驚了你們。”

父亲：“我不能说他没法帮助我们，让我们交谈或者诸如此类的，但是在这些之外出现了更严重的问题。”

Brengard 医生：“对于和心理学家进行交谈，您有着不太好的回忆，是吗？”

父亲：“是的，但是我没有说他们都是一样的，我只是说那个人，他实在是让我们很震惊。”

第三次治疗

母亲一到就向我们说了她丈夫的改变，以及她感觉好多了，由于她之前让她丈夫以为自己看的是眼科医生，她表示：“我当时很怕我丈夫会说什么，但是那天晚上回到家后，一切都很顺利，而且他比以前更好了，更平静也更温柔，我很惊讶。”

母亲说现在她可以再去看产科的心理医生了，他也让她去。

母亲：“然后，他现在晚上对 Patricio 照顾得比之前多一些了，每天晚上，他会检查他的作业，这很少见，因为之前他不这样做的，但现在他每晚都会这么做，虽说这是上周才刚开始的，但也很好了。”

Brengard 医生：“那在他那里发生了一些事。”

母亲：“我害怕会进行得不顺利，但一切还是过去了。”

Brengard 医生：“Joan 呢？”

母亲：“他开始睡整觉了，已经睡四个晚上的整觉了，他六点醒来吃饭。之前他最多也就睡四个小时然后就会醒过来，之前更多动些。还有现在，我可以告诉你们他看我了！”

Laznik：“这是个相当大的变化！！”

母亲：“至少在换尿布的时候，就像他上次那样！我太开心了！有一天我哭了：因为他看了我很久，很久，很久！”

然后母亲转向 Joan，Joan 也看着她，这幅画面是多么美好：一个漂亮的宝宝对她笑了。

Laznik 代替 Joan 说：“那，那就是妈妈，妈妈！对，对！这就是我妈妈！”

就像是宝宝在对她说话，尽管是分析家的声音，母亲还是回答道：“你知道我爱你吗？”

Laznik：“‘你知道我爱你吗？’用罗马尼亚语怎么说？”于是母亲开始用罗马尼亚语跟看着她的孩子讲话。和他们一同前来的 Patricio 翻译道：“她说‘你会长大很多的！’”

Brengard 医生：“啊，你在为我们翻译，这很好！Patricio，你的罗马尼亚语和法语一样好吗？”他点了点头。

一直跟孩子进行着单独对话的母亲接着转向我们说：“现在他喝奶的时候，还会伸手来摸我！”

听到 Joan 尽力在让自己成为母亲的享乐的客体，我全是高兴。

母亲继续说：“我太开心了，我哭了，一个人哭了，去找 Patricio 的时候，他问我‘妈妈，怎么了？’”

Laznik：“妈妈她高兴得哭了！”

她的情况好了很多，原本 Brengard 医生——我得说是在我的要求下——已经准备给她开一些抗抑郁药物，现在医生觉得没有必要了，她是对的。而接下来的情况表明，其他在母亲焦虑时出现的关系裂口也是可以通过谈话来解决的。

本次治疗的第二部分

我和母亲以及婴儿在一起的时候，Patricio 就在和 Brengard 医生玩耍。

Brengard 医生：“Patricio，现在情景里有很多角色，一个妈妈带着推车里的宝宝在散步，她带着宝宝的奶瓶。”

Patricio：“她还带着她的香水。”

Brengard 医生：“她的香水？”

Patricio：“是妈妈的！”

全心理

Brengard 医生：“那其他的孩子呢，他们都睡了吗？”

Patricio：“有一个睡了，还有一个在和妈妈散步，现在他们要回家了，她会把孩子放到小床上，还有香水，她会把它放到冰箱里，奶瓶，就放在这里，橱柜里面。”

Patricio 拿起另一个宝宝，说道：“他，他也到冰箱里。他睡在冰箱里。”

Laznik：“嗯，为什么在冰箱里呢？他死了吗？”

Patricio：“不，他没死。”

Laznik：“我觉得放进冰箱里的应该是死人，因为我们刚刚谈到了你过世了的弟弟。”

Patricio：“我有两个死了的小兄弟，因为他们病得很重，他们得了很严重的感冒，然后就死了。”

Laznik：“啊不！他们得的不是感冒，完全不是！你，你可能会得重感冒，但你不会死的，不要担心！”

Patricio：“但是他们生病了！”

三位女士一起向 Patricio 解释说他们得的是别的病，他们生下来就有的病。

Laznik：“Joan 也不会。如果他感冒了，他也不会死的。”

Patricio：“但是妈妈。你告诉我他们生病了然后他们死了！我当时问你他们为什么死了。你告诉我他们是生病了！”

母亲：“但你没问我是什么病啊！”

Laznik：“他们生下来就不是你和 Joan 弟弟这样正常的宝宝，你们，你们可以得感冒而且不会死。”

Patricio：“对，但是 Joan，他还小！他不能感染别人的病菌。”

Patricio 只是将母亲正在经历的对死亡的强烈焦虑用语言表达了出来。要帮助他减轻这种焦虑，我们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

香水的故事可能指向的是另一个创伤性事件：他们最大的男孩在罗马尼亚过世时的状况。

这个我们后面才会谈起，谈话的那天母亲来的时候被吓坏了，就因为 Patricio 身体不适，她被叫到学校去。整个去的路上，她内心都想着 Patricio 会死。后来 Patricio 告诉我们他只是肚子有些痛。那一天他因为要上学本来不能来参加治疗，但是他想，要是这样的话，也许他就能来了……

鉴于她对孩子死亡的经历强烈反应，我请她向我们讲述了她大儿子的死亡。母亲用单调的语气描述了 Lauro 的出生。这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孩子，她之后给我们看了他的照片。但是他出生的时候存在畸形：神经管没有闭合，这可能是由脊髓膜膨出导致的，这个词母亲从没有提过。

有这种畸形的婴儿必须尽快进行手术，但是在共产主义时代之后的罗马尼亚，手术费变得昂贵，只有付得起的人才做得了。Lauro，这么一个漂亮的，爱笑着的宝宝，头十个月就一直在家和医院之间辗转，直到母亲那在欧洲工作的哥哥得以借钱给他们做手术。这个手术只能到首都去做，是国家的另一边。

母亲形容那个医院就是个噩梦般的地方，那里的人没有东西吃，偷走了他们带来给 Lauro 的牛奶和饼干。手术医生大概是在术前做扫描检查，他没有看到已经形成的颅内高压，这在手术前应该排压，于是孩子在手术过程中死去了。母亲说到那个感到十分抱歉的医生，他让他们把收了的钱全还了回去。接下来唯一要做的就是去太平间取回孩子的尸体，母亲说在那里，他们发现孩子的尸体就放在地上，在这些极度痛苦的时刻，母亲表示自己都晕倒过去了。

这对父母带着装有孩子尸体的木箱踏上了回家的路，这个木箱就放在车子的后座上，当时是夏天，天气很热，母亲永远记得孩子尸体开始腐烂的气味，她说，有时候她觉得能在 Joan 头上闻到这种味道。在最初的一次治疗中，母亲曾提到 Joan 出生时，她在产院做的一个噩梦。Lauro 躺在一张手术床上，就在她躺着的床旁边，他从床上摔下去，他的头撞到了床脚，她尖叫着求救，产院的护士来了，问她出了什么事，原来那是一场噩梦。

在另一次治疗中，母亲告诉我们，一开始，她看 Joan 的时候，她觉得自己看到了 Filippo。这里，我们可以看到 Joan 有时候代替了一个死去的婴儿，有时候代替的又是另一个，我们的工作就包括要给他一个他自己的位置。

关于 Lauro 的去世，唯一能给她些许安慰的回忆就是他的葬礼，整个村庄的人都来了，小教堂坐满了人，点了很多蜡烛和香，在那里，母亲也晕倒了。此时我们能理解，对这位母亲而言，在巴黎那个同样燃着蜡烛和香的东正教小教堂里的晕倒，让她重新联想到了自己孩子死亡的创伤经历。这些本该是当时那个急救中心的心理医生应

该听到的——如果他那关于宗教登记的问题没有让他聋了的话。这次治疗过后，母亲在我们这放下了死去的孩子，她重新找回了和她的孩子 Joan 的联系，父亲非常开心，决定安排一场洗礼。

至于我们，在转移的层面上，Lauro 死亡的故事非常沉重，难以承受，在随后的日子里，我被这个故事所笼罩，我们和我年轻的同事以及学生们一起重看治疗录像进行分析时，所有人都被压得喘不过气来。即使是现在，一年半之后，在我把它写下来的时候，我仍然感到了这种难以承受的沉重。

母亲讲述洗礼的一次治疗

幸福让母亲发生了转变。特意从罗马尼亚赶来的不仅有几位年长、宽裕的朋友，她丈夫还让她母亲也过来了，这给了她一个惊喜，宴会进行得非常顺利，她为她的小 Joan 感到骄傲，他在仪式上表现得非常好。

那段时间，拍摄治疗过程的是一位来自巴西的精神分析家同事，他在巴西的一所大学里教书。由于有位先生在场，我陪母亲一起出去，让她在隔壁的房间给 Joan 喂奶。在她喂奶的时候，她再次告诉我，她对她丈夫所安排的感到多么惊喜、多么高兴。在他们的生活中，她从未经历过这样的幸福。我问她有没有把这些话说给丈夫听。没有，他们还没有互相交流的习惯，但是当他看到她眼里的泪水时，他一定会知道的！我告诉她，男人需要我们用语言来告诉他们。

与此同时，Bregard 医生正看着 Patricio 导演着一家子的角色。

Patricio：“现在，爸爸坐在妈妈的扶手椅上，妈妈要来了的话，就会拍拍他。”

Bregard 医生：“真的吗？在这个家里，大家互相拍打，不说话的妈？”

Patricio 让角色娃娃说话了：“嘿！你在这里想做什么？我想拍拍你！这，这就是障碍。”

Bregard 医生：“在这个家里所有人都互相拍打，他们就不能互相交流吗？”

Patricio 犹豫了一会，说：“嗯，是的，但他们不想说话……他们都很腼腆……他们真的都非常腼腆。”

这次治疗结束后，我们进行复盘时发现母亲和儿子都注意到了同样的难题。

母亲讲述她为 Joan 的生命感到恐惧的一次治疗

全心理

就在洗礼之后，新一轮对死亡的焦虑又要出现了，在随后的一次治疗中，太太讲述了她有多为 Joan 的生命感到害怕。

母亲：“星期四晚上，我非常害怕，我们很害怕，就去了急诊室，因为从晚上七点到十一点他一直在哭，一直在哭！”

Laznik：“真的吗？发生了什么？”

母亲：“我什么都不知道！”

Laznik 转向正看着她的 Joan：“是什么事让你哭成那样呢？”

母亲：“我妈妈也在他旁边哭！于是我丈夫对我说：‘我们坐出租车吧’，然后我们就去了医院。我们一把他放到出租车上，他就睡着了，到了那他就醒过来，然后什么事也没有。他很好，但我很害怕！”

Laznik 对 Joan 说：“妈妈她曾失去过孩子，所以她不希望你发生什么事，你平时不是一个动不动就哭的孩子，你是个很爱笑的宝宝！对吗？”

Joan 给了 Laznik 大大的微笑。

母亲：“他当时在我怀里，没穿衣服，我们什么也做不了！”

Laznik 对 Joan 说：“爸爸做得很好，他说：‘我们要去医院，看看问题出在哪。’于是你觉得所有人都平静下来了。”

母亲：“我向您保证，他当时哭得很厉害……，我在他旁边哭，我丈夫对我说：‘如果你再哭，我们就去医院。’最后我们去了！但是我很害怕！”

母亲接着对她的孩子说：“但是妈妈她很害怕，因为你哭得太厉害了，太厉害了！你不要再让我这样了！因为我很担心！”

Laznik 于是代替孩子说话：“噢！妈妈！但是我们，我们这些宝宝，有时候就是会哭得很多！我们有权利时不时地哭，我还不知道怎么说呢！”母亲向我指出，整个讲话过程中，Joan 都没有把目光从她身上移开。当我们站在婴儿的立场上说话时，如果我们所陈述的内容（énoncé）和我们的称述（énonciation）都是由积极的节奏推进的，我们会发现这让宝宝和母亲之间能有真正的对话。此外，在一个与母亲相处融洽的婴儿的说话回合中，是母亲，按照宝宝动作和发声的节奏代替婴儿说话。

全心理

我了解到外祖母还在巴黎，她和他们一起去了医院，为了不和 Patricio 单独待在一起。如果他也开始哭了怎么办？她惊慌地问道。所有人都慌了，外祖母就是最先惊慌的。母亲的整个童年时期，一直都是这样的。

母亲：“因为她的第一个孩子就是在两个月零十天大的时候哭着死去的，就哭得像这样。我的母亲，她第一个慌了，她在那哭，然后我看见她哭了……这让我很恐慌。”

听着她的话，我有点跟不上，分不清到底是指外祖母第一个孩子哭还是指 Joan 哭的时候。母亲表示外祖母第一个孩子死的时候她还没有出生。

母亲：“我说的是第一个孩子，之后才有了我的哥哥，然后是我。”

我问她的时候，她说在她和她弟弟之间，还有一个死去的弟弟。

母亲：“他在出生时出生了”，这里她犯了一个口误。“他是在家里出生的，他吞下了很多的羊水。”接着她继续说道：“出发来这里的时候，Patricio 对我说过：‘妈妈，为什么你会害怕？你知道医生说什么了吗？我们感冒了，也不会死的！’”

Laznik：“他是个很聪明的男孩。”

母亲：“但是她（外祖母）很快就慌了，她弄得我也是，我也很害怕，但她让我更害怕了。”

Laznik：“我们正在帮助 Patricio，跟他解释这些事情。但您也是，作为一个小女孩，应该也很害怕小弟弟会死。”

这位夫人于是向我讲述她是如何经历她小弟弟的死亡的：“我们在另一个房间等了一个星期，因为当时是冬天，我记得不太清了，但我记得当时有很多雪，牧师不想来给他安葬，他就在棺材里，我们每天都去看他。”

她还联想到她当时就和现在的 Patricio 一样大，7 岁。

母亲：“我们偷偷地去看他，因为我的母亲不太愿意。”

我随后得知这个死去的婴儿叫 Patricio，我问她她的儿子知不知道他的名字也是他死去的舅舅的名字。

母亲：“不！只有我们知道这个秘密，而我没有告诉他我有两个兄弟死了。”

Laznik：“他也有两个兄弟死了。”

全心理

母亲：“是的，但他，他经常谈起这个。他说：‘妈妈，我们本来有四个人，但有两个死了，这是真的吗？’”

然后母亲讲到了他如何将他们的家庭和他舅舅的家庭进行比较，说我们只有两个人，而叔叔有三个孩子，而实际上我们应该有四个。我指出他的儿子在数学方面很棒。这句话 Patricio 在年末的时候也跟我说了，那时我们在谈他的学习成绩。

母亲再次回到她弟弟的死亡上：“他们不想安葬他，因为他还没受洗礼。我母亲经常哭，于是有一天晚上，我父亲受不了了。他们把弟弟放到马车上，车套了两匹马，我们就在他旁边。我父亲白天的时候就在墓地里挖好了穴，我们把他埋了。”

Brengard 医生到了之后，我们向他总结了一下刚刚谈过的事情，当谈到 Joan 的哭声让她们恐慌时，夫人补充说，只要 Joan 一开始哭，她母亲就会说：‘噢！天呐！他会像我儿子一样死掉！’外祖母指的是她的第一个儿子，两岁的时候就在哭声中痛苦地死去了。

而 Patricio，在他们从医院回来后，就嬉笑着说：“妈妈，你看，他没事！”

Brengard 医生：“Patricio，他这么说了吗？”

母亲：“是的，至于我母亲，每天晚上他们做祷告的时候，他都会说：‘不要担心，外婆！Joan 很好！’”

这里要放上对外祖母幻想的分析，以及这位夫人维持她母亲的剩余享乐的方式。还要提到 Patricio 是如何利用我们来快速缩减这种致命的享乐，因为他的外祖母和母亲在这种享乐中很容易就失控了。

当我们再次见到 Patricio 的时候，Brengard 医生告诉了他，他的名字跟母亲死去的两位兄弟一样的事情，他看起来似乎没有那么惊讶，就好像他已经知道了一些事情。但我们看这次治疗录像的时候，发现在他和 Brengard 医生一起玩的小房子底楼，他放了五个躺着的娃娃。而在这上面的楼层的娃娃都是活着的，他会摆弄他们。这些躺着的角色是否代替着家庭里死去的人？在和我一起看录像的时候，我的一个实习生提出了这个问题。我承认我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对于一个七岁男孩的幻想世界来说，这似乎太沉重了。但之后的进展表明她是对的。

Patricio 和下毒的幻想

全心理

接下来的一周，Patricio 也来参加了，应该说他很喜欢来。和往常一样，他给小房子里的角色设置了游戏。突然他让母亲角色的娃娃和婴儿娃娃从二楼摔下来，游戏忽然变得重复，就像一场噩梦一样。

这么重复了几次过后，我决定用心理剧的方式和他玩。我把游戏中的男孩拿在手里，并代替他说话：“噢！天呐！我梦见我妈妈和我的弟弟掉进了一个洞里！真是一场噩梦！妈妈！你在哪里？我梦见你发生了意外！”

Patricio 拿过“男孩”，替他说话：“你来了，妈妈！但不要再从上面跳下去了，嗯？因为会弄伤你的脸的！”

过了一会，Patricio 再次让男孩说话了：“噢！我出来了！房子关上了！”游戏里的男孩试着打开底楼的门，却打不开。

Patricio 继续替他喊着：“噢！不！我的房子！给我开门！给我开门！开门！开门！”

Laznik：“有人不想他回到家里来？”

Patricio：“嗯，是的！”

这次治疗父亲也在。我们玩游戏的时候，父亲在向 Brengard 医生抱怨 Patricio 在学校里的行为。他的老师说他太躁动了，父亲很生气。于是我问 Patricio 这个男孩是不是因为可能在学校做了些错事，所以才被赶出家门的？

Patricio：“不，这是因为他做了件错事，然后妈妈就把门关上了。”

Laznik：“所以，只要我们做了错事，我们的妈妈就不要我们了？”

帕：“嗯，是的！但这是个游戏！”

Patricio 随后讲述了这个男孩的所作所为：“他拿了……他拿了老鼠药，然后等他们出去了，他就下了药。”

Patricio 指向一扇门上的洞，这扇门朝向底楼，和上次治疗一样，那里躺着五个娃娃，就像是墓石上的死者卧像。

Laznik：“他给他们下毒了？”

Patricio 用微弱的声音说：“他给他们都下毒了：这个，那个，另一个在那里……”

我问他的时候，他解释说这是另一个家庭，他们都在医院了。

Laznik：“Patricio，我还是要告诉你.....你没有给妈妈的孩子下毒，这不是你的错。”

Patricio：“是的，我知道，因为实际上，我，我那时候还没有出生！”

母亲听到我们所聊的，就加入了我们的对话，她明确了两个婴儿的死亡时间，尽管两个孩子中有一个是在 Patricio 出生之后死去的，我们还是告诉他他无需为此负责。

事实上，这次治疗过后，Patricio 在学校的多动行为减轻了，父母也没有再从学校听到对他的批评，我们是否可以认为，这种多动性是对根植在这个家庭中的死亡焦虑的一个回答？而它也自然导致了 Patricio 无意识认为自己有罪的幻想？可能在他收到的无数次警告中，这种有罪感找到了一个解脱。

我们看到，通过倾听孩子及其家庭史，我们可以不必使用利他林²，但是，如果说这项工作把 Patricio 从他不必承担的重担中解脱出来，那么这位母亲还在继续被对孩子的死亡幻想所困扰，这种幻想如今被带到了 Joan 身上。

对突然死亡的恐惧

两周后，夫人再次向我们讲述了她对她的孩子死亡的担忧，这时候 Joan 已经六个月大了，她看起来非常疲惫且消瘦。

母亲：“我害怕，因为晚上他会翻身朝下。”

Brengard 医生：“您是害怕他趴着睡？”

母亲：“对！他会翻身.....”

Laznik：“那您，您会把他翻过来躺着是吗？”

母亲：“对！我丈夫告诉我说：‘听着，他翻身肚子朝下，他也能抬起头来！’我把所有东西都拿走了，只留了些毛绒玩偶！到底是为什么他想翻身趴着？”

Laznik：“您还是害怕他会死吗？”

² 校对注：哌甲酯(英语：Methylphenidate)，商品名利他林(英语：Ritalin)，是一种中枢神经兴奋剂，被广泛应用于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的治疗。

母亲：“是的，连我丈夫都告诉我这真的很傻。昨晚，我至少醒来了六次给他翻身，因为我害怕，我丈夫说：‘你这么累也很正常，因为你一直追。’我跟他说我害怕，他就说不用担心，既然我都把毯子从他身上拿开了。”

这次的治疗，这位夫人还详细地讲述了导致她父亲死亡的故事。

他们的暑假过得很好，她很高兴，因为她的丈夫不仅带她回老家看了外祖母，还去了海边。她高兴地给我们看了照片，两个孩子长得很好，这也是父母指出的。尽管母亲的疲惫一直让我们有些担忧，我们还是每两周进行一次预约。但是在年底的假期之后，事情发生了新的戏剧性变化。这一次，已经十四个月大的 Joan 成为了主角。

Joan 在治疗中上演可怕一幕的那一天

那天 Joan 对哥哥表现出嫉妒

Patricio 在一张小桌子上安静地画画时，Joan 试图爬上一把椅子，去够他哥哥经常和 Brengard 医生一起玩的那个娃娃家。他妈妈把他从椅子上抱下来，他又试着爬上去，他妈妈就再把他拉下来。他拉着椅子要上去，母亲于是把他放到椅子上。

Brengard 医生评论道：“Joan 想趁机玩这个房子，你知道这个是 Patricio 的游戏吗？这里有其他给 Joan 的游戏，你是想在 Patricio 忙着画画的时候看看大孩子的游戏吗？我们可以看看别的游戏，看！”Brengard 医生带来了适合他这个年龄的玩具：“这也很有趣，适合 Joan 年龄的游戏！”

但是 Joan 还是要去够那个娃娃家。他母亲帮他爬上椅子，他试着用身子穿过娃娃家。

母亲：“不！你会把房子弄坏的！”她把他拉出来，Joan 叫喊着又来了，他不开心了。

Laznik：“这是 Patricio 和 Brengard 女士最喜欢的游戏，这一定是很好玩，既然 Patricio 那么喜欢它。”

母亲又把他拉了出来，Joan 扑在地上，跺着脚。

Joan 是如何成功引来消防队的

然后母亲讲述了年末假期时发生的事。母亲：“假期里他让我有点害怕，因为他有肠胃炎、腹泻还呕吐。周四我们去看了儿科医生，周五晚我们去了医院，因为他不停地呕吐，还腹泻，瘦了一公斤。但我觉得他恢复得挺好的，因为医生没看出来什么，就是天气冷，然后……”

她讲到，假期第二个周的星期四，她把他带到了托儿所。

母亲：“我工作了一会，大约四点钟的时候我去接他，我看到他浑身是汗，我们坐上了公交车，就在那，我以为他会死去，他哭啊！哭啊！在公交车上他脸色都变了！脸都完全变黑了！我问一位女士她可不可以打电话给消防队，因为我觉得他会死的，噢！天呐！我害怕极了，消防队员来了，他们把我们带去了医院，我们在那待到了晚上十一点。”

Laznik：“妈妈说他要死了之后，她还是成功上了消防车。”

母亲：“他们并不是太想来，但是当他们听到他这样发出嘶哑的哭喊声，他们就把我们带到了医院。我很害怕！我们做了超声波检查和 x 光检查，医生说可能小肠有一段卡住了，因为他有腹泻……然后我们就回家了。”

与此同时，Joan 又爬到了椅子上，要穿过房子，他的体重让房子摇摇欲坠，母亲把他拉了出来，Joan 往后倒在地上，然后他开始猛烈地尖叫，他哭喊得这样凶，让我也开始想他是腹痛。

第一次哭喊

Laznik 对 Joan 说：“嘿！今天真是个悲剧呀！”

母亲：“他尖叫！尖叫！尖叫！星期四以来，晚上他有时就会这样子喊叫着醒来，他会把所有人都弄醒。”

Joan 不再需要母亲喂他吃东西，他自己会吃东西。

母亲：“一次不幸，改变了一切！他在哪都会这样……他想自己解决问题”

Brengard 医生：“啊，对的！他在长大。”

Laznik 拿着一个娃娃玩偶，扮演着一个别人想喂他但他在反抗的婴儿：“是我！我想自己吃！”Joan 平静下来，爬上了他哥哥正在画画的桌子，他哥哥试图阻止他。

我在书桌的另一边给他拿了一些婴儿用的画笔，但面对这些婴儿用笔，Joan 又生气了，他往后一倒，头撞到了地上。母亲说再多安慰的话，甚至是拥抱爱抚都无济于事。

母亲把他抱在胸前喂奶

母亲于是把他抱到胸前给他喂奶，这就是她处理这些问题的方式。父亲让她停止母乳喂养已经有段时间了，但母亲并没有这么做。

Laznik: “但是如果妈妈试图用乳房来解决所有问题，我们就永远无法摆脱它，你看，这不会有用的。”

我问母亲，孩子像这样不安的时候，不能给他一个安抚奶嘴吗。他有一个，但是妈妈没有带过来。

Laznik: “现在安抚奶嘴，就是你的乳房，这是不可能的！妈妈不是一个安抚奶嘴。” Joan 把他的手指伸进妈妈的嘴里。

Laznik: “噢！你想知道你是不是个好孩子？你是个好孩子，但是妈妈，她不是一个安抚奶嘴。”

面对没有奶水的乳房，Joan 再次发怒

但是很快，母亲的乳房里几乎没有奶水了，Joan 加倍发出愤怒的喊叫声，再次要扑在地上。

母亲: “这让我害怕，这哭喊声！”

我把他抱在怀里，我很少对孩子这样做，我想看看是不是身体疼痛导致他身体紧张。他还是平静不下来，我也没有感觉到他身体里有什么特别的紧张感。

Laznik: “他什么事也没有，他很累很焦虑。”

Brengard 医生: “他知道你也在担心。”

母亲: “我认为他知道我什么时候会焦虑，在这里也一样。”

全心理

由于 Joan 还是没有平静下来，母亲重新把他抱在胸前喂奶。

母亲：“他想要的时候又没有奶，那我能怎么办？现在他生气了，因为没有奶出来，他让我很累，，看到他哭就让我很焦虑。就从这个星期四开始。”

Laznik：“他没有不舒服，他只是因为妈妈没有奶而生气了。”

我试图和他说话，但他一直停不下来，他的哭喊持续了十分钟之久，他之前从没有在治疗过程中这样哭喊。

母亲：“如果不给他什么东西，他就扑在地上，伤害自己，然后就像这样，自从我们去了医院以后他就开始这样了。”

因为我问她，母亲跟我说在医院，他们什么药都没开，说会自行恢复的。

Brengard 医生：“那爸爸呢，爸爸对这一切怎么说？”

母亲：“爸爸，他把他抱起来，放在床上，他说：‘你有权利哭’，这让我很痛苦，昨天在托儿所，是我丈夫去接的他，他看到我丈夫的时候，就躺在地上然后开始大叫。”

母亲再次尝试给他喂奶，但还是没有奶，Joan 的哭声更大了。我去拿了一些橙汁和一个杯子，告诉他他可以像个大人一样喝东西。但 Joan 还是继续叫着，他母亲的脸色一次比一次苍白。

Laznik：“妈妈，没有必要害怕，他就是在发脾气，这是从消防队的事开始，妈妈一直处在恐慌状态，而 Joan 在那之后也一直处于恐慌的愤怒状态，他不知道如何走出来。”

这个解释终于让 Joan 平静下来并开始听我说话。

Laznik：“所有人都会被吓到了，有人打电话给消防队，妈妈想象着自己的儿子正在死去。”

母亲：“因为他从来没有像这样哭过！”

母亲意识到，把消防队带来的哭声就是刚刚 Joan 给我们的哭声，对母亲来说，要接受这样的事实并不容易，即：那一天，就是一次发脾气。

我们可以自问一下，在他的愤怒中，他母亲向他传达的恐慌占据着什么样的位置？

Joan 接受自己喝东西，而不再要求母亲的乳房

Laznik: “我们来向 Joan 解释一下那天发生了什么事，可以吗？”

Joan 专注地看着 Laznik, Laznik 对他说: “所以, 那一天, 妈妈很害怕, 有人叫来了消防员, 他们发出了 ‘砰, 嘣’, ‘砰, 嘣’ 的声音, 还有一辆大红车, 所有人都很害怕, 但你不会死的! 不! 不! 不! 这根本不是什么大事, 只是妈妈害怕了, 你知道了吗?”

Joan 学着 Laznik 的手势和脸上的表情, 好像他也在讲这个故事, 他很放松, 想从妈妈的怀里下来, 自己去喝杯子里的橙汁。

Laznik: “做得好! Joan 自己喝果汁! 对于一岁的孩子来说他非常独立。你知道, 你不再是妈妈的小宝宝, 你是个大男孩了。” Joan 拍着手, 也感到很开心。

Joan 状态很好, 但母亲承认, 听到这类的哭声时, 她就会特别的担心。

针对 Joan 的工作是有可能的, 但是要让母亲从对孩子的死亡幻想中走出来则要困难许多, 因为她的幻想已经全面入侵, 仿佛她所经历过的所有实在的死亡创伤都变成了一种死亡享乐, 难以动摇。

这个幻想的场景是什么样的状况呢? 纯粹的创伤, 她与母亲不期而遇, 在她遭遇她的儿子死在她的怀里的那刻与她母亲所经受的自己儿子因颅内高压而死在怀里的痛苦同样强烈。此外, 对这个女人而言, 婴儿死亡不仅仅是她童年的回忆再现, 她自己也经历了两回。

无论如何, 当务之急是要让 Joan 脱离这个专属的来自母亲的致命幻想轨道, 为了让他摆脱困境, 父亲的干预在我们看来必不可少, 我们把这一点告诉母亲, 但是, 因为我身体的原因, 我一个月后才见到了父亲, 那天 Brengard 医生没法到场。

Joan 发脾气之后与父亲进行的一次治疗

父亲谈到当 Joan 开始生气时, 他就会把他放到他的小床上, 然后向他解释说他要在那待到他能平静下来为止。我赞同父亲的做法并询问母亲对此是否同意。

母亲激动地说: “不要太过分了!”

父亲：“有时她赞同，有时不。”

Laznik：“对一个男孩来说，最糟糕的就是爸爸说了一件事，妈妈却反驳爸爸。”

在父亲对俄狄浦斯情结的阉割中母亲所起到的促进作用

父亲：“我们有一个 Patricio 的例子，有几次，虽然很难但我们还是解决了问题。他总是在寻找什么，如果我们说到一些不应该做的事，他就会重复说这些事。”

Laznik：“当然要去寻找，不然父亲的权威在哪里？”

父亲：“如果他是在找我的话，他马上就能找到我啊！”

Laznik：“人必须要去寻找一个爸爸，以确保我们有一个爸爸。我们女性常常认为父亲太严厉了，我们会想保护孩子，但这对孩子非常不利，尤其是对男孩。”

母亲很恰当地联系起一件事来：“有一天，Patricio 说：‘我可以待在你床上吗？’”

父亲：“那是他的一种习惯！”

Patricio：“那是我做噩梦的时候！有时候我在我自己的床上，有时我和爸爸睡一起，有时妈妈会来我床上睡。”

Laznik：“那爸爸，他同意你和他妻子睡觉吗？”

Patricio：“不！只有因为我做噩梦了才会！”

Joan

我们回到 Joan 的问题上来。父亲把他放到床上，他还是一直哭，当然，这可能很难，但我还是强调父亲这么做的重要性。父亲解释说，有时候只要提到床，他的怒气就降下来了。母亲还说他没有再像我们之前看到的那样发那么大的脾气了。

父亲此时正在经历失业期，但是失业期并没有持续多久。他很多时候都在家里照顾孩子，母亲钦佩地告诉我们，只要 Joan 开始发作，父亲就把他抱起来，立刻放到床上，Joan 就会停下来了。

Laznik：“你看，有一个爸爸指挥，有一段时间他们会想知道是谁在指挥。”

父亲：“他每天都试图这么做！”

父亲随后回忆起他对他的小男孩感到心疼：“有一天他得了肠胃炎，上吐下泻的，一天他就瘦了一公斤！他发了烧躺在床上，一动不动的，我看着他这样子心里难受极了！”

父亲接着说担忧自己没法看到 Patricio 以后成家立业，他害怕 Patricio 十八岁的时候自己已经太老了，他想象着自己五十岁已经太老了。他接着提到了他自己父亲的死亡，但这里他弄错了他父亲的死亡年龄。他父亲是在 62 岁时过世的，而不是他说的 52 岁。无论如何，这些都还太早了，他谈到了一些造成这一死亡的戏剧性条件。

Laznik：“您可以爱您的父亲，但您不需要和他做的完全一样。”

困难的断奶

与此同时，母亲告诉 Joan 她爱他。Joan 再次尝试要进入那个娃娃房子，母亲把他抱在怀里，他哭了但是很快，母亲的乳房又出现了。

母亲：“你都不感到羞羞的吗？”

Laznik：“那么爸爸，这样的母乳喂养一直在继续吗？”

父亲：“一直都是！”

母亲：“我没法，他哭了！”

Laznik：“那您要一直给他喂奶到他中学会考吗？”

母亲笑着说：“不！”

Laznik：“要直到他结婚那天？”

父亲也笑了：“对！”

母亲：不！（笑）

母亲：“今天早上我和我妈妈聊天，她问我‘你又给他吃了吗？’我妈妈说‘你拿个黑色的东西放在周围，然后你对他说：‘你看，我痛不能喂你了，它变黑了，很恶心的’这样他就不会吃了’。但是我不知道，白天的话我还能试一下，但晚上，他就理解不了了。”

这时，Joan 离开了母亲的乳房，看起来心满意足。

母亲：“行了？你要说：‘谢谢妈妈！谢谢妈妈！’”

Joan 从母亲的膝盖爬下来，但是又站着吃起了奶。我们面对这充满爱欲又甚为挑衅的画面感到无言。这会让母亲也感到尴尬吗？无论如何，她选择用这种时刻，来告诉我们她有时是如何对丈夫的话置之不理的。确实，她没有机会知道一个父亲的话语的价值。但是她选择的这个例子，让我有所反应的例子，是如此的夸张讽刺，以至于让人自问，她举这个例子是为了在转移中激起分析家的反应，并迫使她让母亲和儿子分开。

母亲是如何阻止父亲发挥其作用的

母亲谈到了 Patricio 喜欢每晚和她一起看罗马尼亚电视剧，为此她和父亲发生了争吵，Patricio 不想去睡觉。母亲进行了一番模仿，就像剧院场景一样：爸爸说：“你要上床睡觉去了”，Patricio 哭了，然后她，也就是妈妈就会说：“噢！你可以留下来！”

Laznik：“就是说爸爸给出了一个命令，但是妈妈却不服从？但这对 Patricio 一点都不好！我们不能反驳爸爸。”

母亲承认：“他一哭我就没法，这让我很难受！”

Laznik：“让他们和他们的父亲去设法处理，他们是男人。”

母亲讲到了她是如何阻止父亲被服从，父亲最后是如何生气的，但是她又不忍心放手让他做。

Laznik：“重要的就是让他去做，世界上所有的母亲都觉得她们比父亲了解得更多，但事实并非如此。”

Patricio 听着我们所聊的，联想到：“女孩们更聪明，今天，班上的一个女生第一个完成了九道练习题。”

对于我的问题，他回答说不知道她是不是班上的第一，只有年底的时候我们才能知道了，他还说：“在数学方面，我是最厉害的！”

几个月后，我们将在 Joan 的游戏中看到他是如何表现出父子对峙的问题的。

Joan 的游戏场景表现

在 Joan 出发去过暑假之前，是否服从父亲的权威这一问题再次被提起。他已经十六个月大了。一开始，他就坐在小桌子旁边，想跟 Laznik 一起玩。

我们拿来了各种角色的娃娃来代表这个家庭。

Laznik：“这个是爸爸，这个小男孩，爸爸说：‘你不能做蠢事！’，儿子回答说：‘好的。’”

母亲，一边展示一边说：“现在 Joan 有个方法会这么做，”她做了一个威胁要打屁屁的动作，“这会把我逗笑。”

Laznik 让父亲角色的娃娃说话：“注意！不要做任何蠢事！”

然后儿子：“好的。”

Joan 用手推了推父亲角色的娃娃。

Laznik：“诶！我们不这么推爸爸！你在哪里看到一个爸爸被这样推着？啊？啊？啊？啊？”

Joan 一边笑着，一边用儿子角色的娃娃敲着爸爸。

Laznik：“你在哪里看见爸爸被这样敲着？嗯？”

母亲打趣地把事情缩小化：“用手这样，只是在玩游戏。”母亲展示了一下父亲和儿子平时会用拳头互相打，然后一起拍手。

全心理

Joan 拿起宝宝的角色，再次去推爸爸的角色，爸爸倒下了。

Laznik：“不！不！不！不！宝宝是不会打爸爸的！”Joan 很高兴，母亲坚持认为这只是一个父亲和儿子之间的“喇嗤”游戏，她看起来为她的儿子感到骄傲。

Joan 再次拍打父亲的角色，父亲倒下了。

Laznik：“你在哪里看到这个的？想打爸爸吗？啊！啊！啊！”Joan 笑了，然后他再次用儿子的角色把爸爸弄倒。

Laznik：“爸爸他会这样说，他会很大声地说：‘不，Joan，不能打爸爸！不能！不能！不能！不能！’”

Joan 还是继续拍打着。

我最后厌倦了一次又一次地玩这种重复的场景，我离开了小游戏桌，走到正在和 Brengard 医生谈话的母亲身边，坐下了。

Joan 自己玩起了爸爸和宝宝的角色，他模仿之前的场景，轮流扮演打人的宝宝和骂人的父亲。他显然喜欢扮演愤怒的父亲，用同样的语气重复我的“啊！啊！啊！”，他还加上了父亲打儿子屁屁的场景，说着：“啪！”

Laznik：“啊，对了！父亲打想打他的男孩！”

Joan 重复整个过程，明确展示出男孩把爸爸打倒了。但是他很喜欢表现父亲对儿子的愤怒。

我告诉母亲，长期以来，对于 Joan，问题一直围绕着父亲的权威，我问她是否注意到了？

母亲否认了：“但是他只是在那“喇！嗤！”，他们就像这样子玩，他们两个都会打，然后说着‘喇！嗤！’。”

Laznik 问 Joan：“你跟爸爸想做的是‘喇！嗤！’吗？”

Joan 用手把父亲的角色打倒在地。

Laznik 笑着对母亲说：“看，这根本不是‘喇！嗤！’，这是砰！爸爸倒了！”

当我把注意力集中在妈妈身上时，Joan 叫我：“咔！”

Laznik 翻译道：“看！”

他又一次把父亲的角色弄倒了。

Laznik：“看，这不是‘唰！嗤！’，妈妈，不是！不是！不是！这就是一个小男孩想把他的爸爸打倒。”

面对这明显的事实，母亲和孩子都笑了。

只有未来我们才能知道，这个在良好的氛围中进行的游戏场景，会不会让这位女士改变她的观点，给父亲留一个更明确的位置。父亲在小男孩面前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小男孩也要正视父母之间可能存在的不合。

无论如何，这次治疗之后，应父亲的要求，母亲让大儿子比他们早一个月先回到家乡去。尽管只是把他送到外祖母那里，但让她接受与他分开的事实于她而言还是一种她之前从未能承受的痛苦。